

“我更喜欢初到上海的那段时间,这座城市像一幅巨大的画卷,在我眼前徐徐展开。”作者黑桃在《我在上海开出租》一书后记中这样写道。虽然画卷的某些部分令他困惑,但逐渐清晰的过程让他着迷。一年间,他以出租车司机的身份融入上海,不经意间成为这座城市的记录者。隔着汽车挡风玻璃的视角虽有盲区,但每个挤进车厢的乘客都为他带来鲜活的人生切片。

我在上海开出租： 挡风玻璃后的浮生一日

【文/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方寸车厢,阅尽悲欢离合

“我要做一个快乐、生动的人,尽情拥抱这座城市,投入这忙碌的人来车往。”发现老年人不擅长打车,黑桃特意开去医院门口转转,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上车。在这个人际边界日益分明的时代,黑桃便如姜太公钓鱼,静候愿意讲述故事的乘客。

“都变了!跟十年前不一样了!”某天晚上十点多,黑桃载着乘客前往江桥批发市场。抵达目的地后,乘客却不愿下车,要求绕着市场不停转圈。满腹狐疑的黑桃照做了。终于,乘客打破沉默开始自言自语,仿佛急切地寻找一个倾听者。

“你以前在这里做生意吗?”黑桃适时接话,为乘客打开了回忆的闸门。原来,十多年前这位乘客与表弟在此做生意,其间女儿在老家出生,他便回去了一趟。返回后发现表弟将100多万元货款赌得血本无归。这些钱大多是借来的,表弟跑路后,烂摊子全留给了他。经历了无数个债主堵门的日子,他终于东山再起,不仅还清债务,生活也日渐优渥。但往事如影随形,他放不下。

遇到黑桃的那天,他正巧在市场附近办事。听说市场即将拆迁,不管消息真假,他当机立断决定来看一看。这是一次旧地重游,更是对过往的郑重作别。

“人生中很多事情需要拉开时间距离来看。”黑桃从许多陌生的人生经历中获得启示,“天大的事情,或许瞬间让人感觉活不下去,但事后再看,总有解决的办法。”黑桃在越来越明确的生活范畴里,不断构建和检验自己的人生哲学。



“司机餐厅”里可口的一餐。▶



浦东机场蓄车场。



老家小河冬景。

重获自由的激动、被父母催婚的焦虑……形形色色的乘客为黑桃呈献丰富的真实素材。遇到性格鲜明的乘客或特别的细节,他会尽快找地方停车,在手机记事本里简略记上几笔。这些片段,最终成为读者在书中读到的或完整或零散的故事。

昼夜穿行,触摸城市肌理

采访电话那头的黑桃正在老家河南南阳。2008年大学毕业后,他在山西太原一家中小学文学刊物做了四年编辑。那时的高铁线路远不及如今发达。被乡愁牵引的黑桃回到老家,与妻子共同经营起一家卖母婴产品的小店。

2017年下半年,店铺生意逐渐下滑,黑桃决定开网约车补贴家用。平台补贴期结束后,司机收入大不如前——起步价5元的一单,扣除佣金和保险,到手仅剩3元5角。他很快放弃了这份兼职。

2019年,经过在上海开出租车的同学介绍,35岁的黑桃决心来上海再试一试。早上6点出车,持续至次日早上6点交班。做一休一,循环往复。在出车的24个小时里,除去零碎的休息,工作时间超过15个小时。就在这个狭小的车厢里,黑桃与各式各样的人生故事不停相遇。

“我挺喜欢开车,不像有些人会把开车当成负担。这不仅能赚钱,还能积累故事。”黑桃怀念那段日子。做过编辑的他,条件反射般地将写下的故事整理归类,仿佛拨开层峦叠嶂的记忆迷雾。

“我尤其喜欢深夜的上海,灯火依旧连绵不绝,但大部分人已进入梦乡。”黑桃描述

着,“路上疾驰的车辆、路边等车的人、牵手漫步的男女、拖着行李的独行者、酒后嬉闹的年轻人……他们让这座城市的深夜保持着生动的面目。”在上海的一年里,他既领略了繁华的都市风貌,也感受了少有人提及的上海农村。他租住在浦东外环边上的农村自建房,那里交通并不便利。

他全面地打量着这座城市:“上海是多元的,热闹的市井文化下,还有浓厚的艺术氛围。”他喜欢在休息时去各类展馆。“我还对商业综合体感兴趣,比如五角场、徐家汇等。开车时,它们不过是目的地,经常路过也只看到外面的热闹,就想趁休息进去看看。”黑桃说,“看城市,不能光从司机视角一晃而过。”

休息日,黑桃用脚步感受这座城市。某天,在太平洋百货边的公园里,一位清瘦矍铄的老人拉着二胡,陶醉的神情吸引了他的目光。“他时而闭目颌首,时而摇头晃脑,琴声如泣如诉,一如天籁。”黑桃本以为老人是退休演奏家,曲毕上前攀谈才得知音乐仅是老人的爱好,“老人为我又拉了一曲欢快的《赛马》,我心里充满幸福,觉得幸运极了!”

伏案执笔,梳理浮光掠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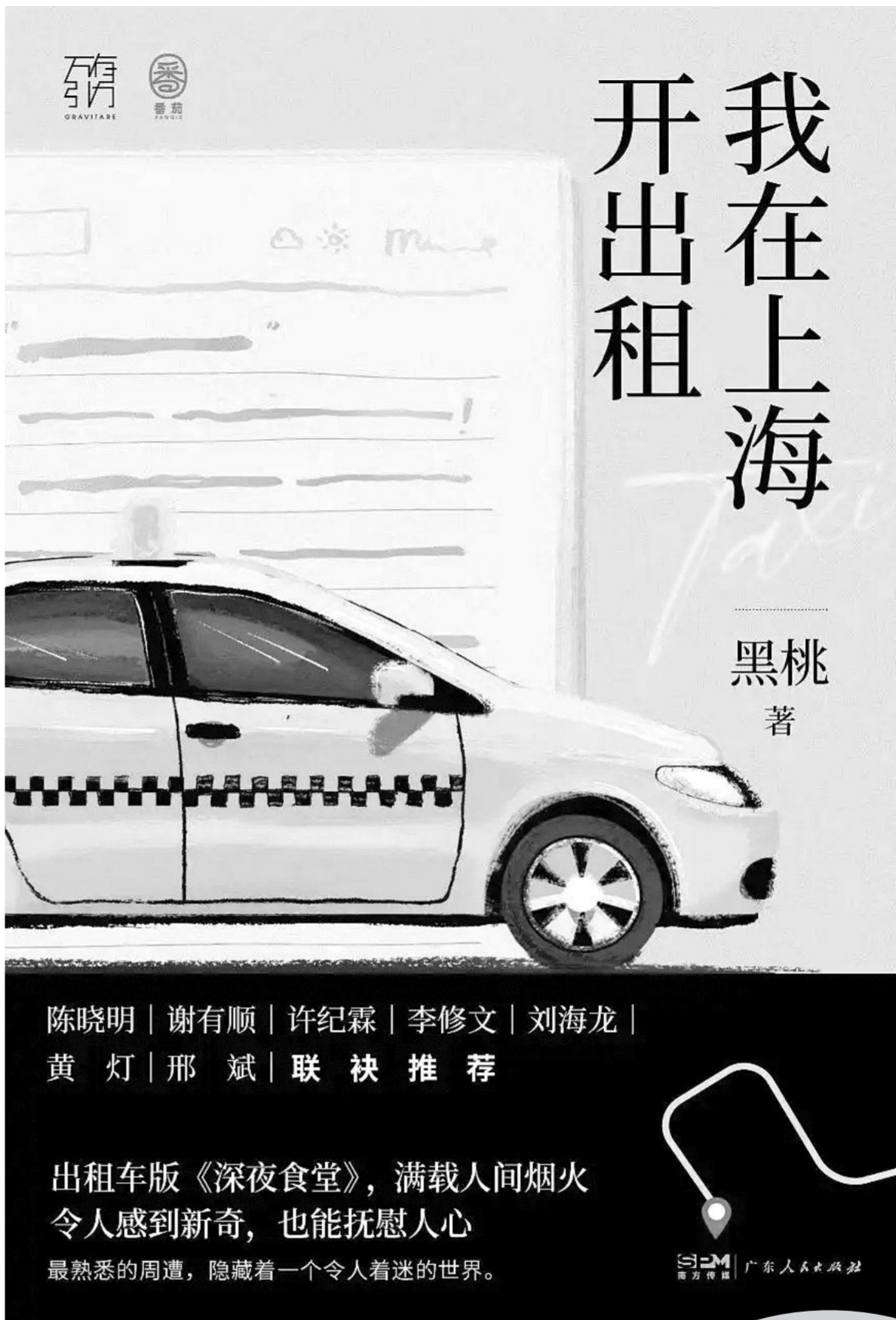
在开网约车和开出租车之间有一年间隔。这一年,黑桃用来潜心写作,完成了一部12万字的悬疑小说。妻子主动揽下了小店的生意,让他重新拾起对文学的热爱。距离上一次全身心写作已隔数年,大学时代是他的高产阶段,其间发表了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不同体裁作品,不少还获了奖。

然而,最深刻的文学启蒙来自高中时期。“那时候在青春期,写作只是为了打发时间,是一种消遣。”他写了一部2万多字的短篇小说,讲述一个不爱上学的少年四处游荡的见闻,“我当时都没意识到,这其实是受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的影响,写的是与主人公霍尔顿相似的少年,不爱读书,怀疑一切。”

人生道路蜿蜒曲折,但攀爬在纸上,呈现的便是波澜壮阔的景象,字里行间流淌着一天比一天更深的感悟。每一种思想都不是对人、对生活的否定,而是过尽千帆后的欣然接纳,甚至心有余力地在一些读者的生活荒漠里灌溉希望。黑桃的文字便是如此。

“这笔欠款第一次记账,是在2015年。如果不再出差错,要到2028年1月15日才能还清。”这是黑桃上月发表于《读库2505》的小说《讨债》的引子。他向记者讲述这段艰难讨债经历时云淡风轻——他家的小店关门了,黑桃和妻子盘账发现被顾客欠了十多万元,其中一大半来自一个叫罗青州的人,大部分是奶粉等商品的赊账,还有8000元是夫妻俩借给罗青州孩子做手术的费用。在黑桃的文字中,更多的不是对罗青州的怨恨,而是跟自己的较劲。追到罗青州家中,看到凋敝混乱的一切,他写下:“我对罗青州心生悲悯,对这个家庭无限同情。”

黑桃坦言,现阶段写作多来源于自身经历:“这样



出租车版《深夜食堂》,满载人间烟火 令人感到新奇,也能抚慰人心

最熟悉的周遭,隐藏着一个令人着迷的世界。

是对自我的一种深入思考。比如在经历讨债之前,我不会想那么多,而在写作过程中开始自我追问:哪些是我自己该负的责任?哪些是社会现状?这种思考对我自己是有积极意义的。”这是写完《我在上海开出租》后形成的视角。

写作成为他梳理人生的过程。过往的求学、讨债等经历,无论在客观世界还是精神求索上,都迎来了峰回路转的时刻。“越深入非虚构创作,越会发现自己能写的东西很多。”他说。

有意思的是,“黑桃”这一笔名一点也不现实主义,而是关乎浪漫主义诗人李白。“我是李白的铁杆粉丝,‘李白’二字对调后为‘白李’,再将‘白李’词义翻转,即成‘黑桃’。”黑桃自称是李白的“精神后人”,因此对“李白”二字进行“镜像”再“镜像”,些许玩味,更是致敬。而他在两段开出租车期间练笔写的小说,正是为了顺利写下《李白的秘密》,这是一个马伯庸式的历史传奇故事,目前已经完稿,即将付梓出版。



黑桃早年当编辑时的工作照。

QA 生活周刊x 黑桃《我在上海开出租》责编

素人写作, 填满时代的缝隙

黑桃现在除了自由写作,还兼职文学编辑,侧重非虚构和历史方向。他策划出版了一本和自己作品同类型的书,叫作《医院是座动物园》。作者王戈多并不从医,而是医院行政人员,可谓典型的素人写作。“他协调各类繁杂事务时的所见所闻,让他有意识地还原出医院的真实场景。”或许,这是黑桃对异曲同工视角的惺惺相惜,但毋庸置疑,这种素人创作的非虚构文学有着活力充盈的生活土壤。黄炜芝工作于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团队,是《我在上海开出租》的责编。她对非虚构文学有着一个形象的比喻:当我们以钢筋水泥搭建好了一幢高楼的框架,而素人的非虚构写作就像是细腻的沙石,将建筑缝隙填满,以确保里面的人感受到温暖。

Q:当初拿到黑桃书稿时,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?

A:记得拿到书稿大概是在2023年下半年,蛮开心的,也蛮期待的。当时我们万有引力工作室根据市场变化,准备在2024年开始做一条以原创非虚构为主的子产品线,其中《我在上海开出租》是第一批的选题之一。而它的节选文章,和胡安焉的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的节选文章,曾经作为兄弟篇同期发表在《读库2103》,双峰对峙,二水分流,深获读者好评。

Q:是否还记得书中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细节?

A: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细节主要集中在若干写得生动有趣的文章,比如《喝不惯的咖啡》里书写的爱情和阶层的关系,通过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细节——一男一女喝不惯咖啡,就生动形象地跃然纸上了。

Q:从黑桃的文本中,你所感受到的上海是怎样的座城市?

A:在黑桃的文本里感受上海,第一个词是温暖,第二个词是有趣,这两个词可以说都是在作者本人的感受和意愿下,通过笔下的文字描绘出来的。他是一位非常平凡的出租车司机,但却有一双在普通的细节中发现不平凡的眼睛,没有被忙碌平庸的生活磨灭。第三个词是折叠,上海包罗万象,容纳各种各样不同阶层、不同身份的人,而他们在这座城市的相遇和碰撞又产生了许多精彩故事,其中一些就在我们这本书里上演。

Q:读者会喜欢怎样的非虚构文学?

A:一是真实性,二是文学性,三是及物性,能够和当代社会的发展发生联系和共振,能够和当代读者的经历产生共情与共鸣。

Q:结合你的工作,你认为非虚构文学对于青年的意义是什么?

A:在编辑的工作岗位上,近年来从事非虚构写作的年轻人占比越来越多,他们拥有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职业、不同的教育水平,经历丰富,形形色色,让写作、出版乃至影视的内容领域更加多元化。对于年轻人来说,他们或者他们的同龄人能够拿起手中的笔,书写当下的日常,是一种重视和珍惜往往视而不见的最好的方式,而日常也是我们大多数人最应该过好、也能写好的“宏大叙事”。